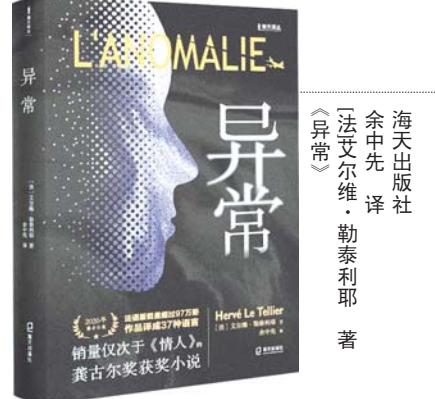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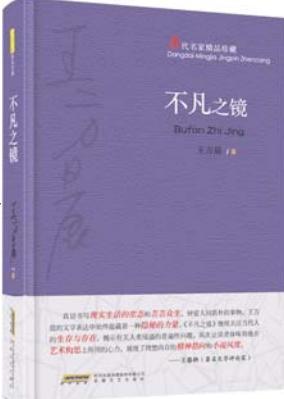


《不凡之镜》
王方晨著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平凡之所，有不凡之镜

□ 张建波

安徽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当代名家精品珍藏系列,实力派作家王方晨赫然在列,五部中篇《处处金枝》《不凡之镜》《女病图》《大陶然》《神马飞来》,结集而成《不凡之镜》中篇小说集,为读者钩沉了几则遗落在茫茫人海中的故人旧事,远在天边而宛在眼前,貌似平凡而隐匿神秘,娓娓道来而意蕴绵长,少年的自作多情、中年的心存芥蒂、老年的孤独落寞,不经意间,呈现了纷纭世事后的人心本相与朦胧面纱下的温情炎凉。

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平凡里生发出奇异的世相,温和中潜藏着凛冽的锋芒,作家王方晨以惯常的叙述手法,还原了底层民间原汁原味的世态万象。在这里,能窥见人间的喜怒哀乐,悲欢离合,能谛听历史绵绵不绝的旷世回音,能感知生活现实的纷繁琐碎与一地鸡毛,能憧憬青春的诗意图梦与骚动叛逆,能体味老年的孤立无援与无可奈何。王方晨以锋利的剃刀,挑开平凡人生的真实面貌,直抵人性的幽暗之处,契合了无数读者受众的期待与想象。

“一旦故乡不为家,人间处处是天涯。”漂泊的命运轨迹,勾勒出了尘封已久少年情事:一个美丽少女坐在一个同样风华正茂的少男身旁,出神地看他光着膀子描摹英国著名风景油画《金枝》,另一个手执画笔的少男黯然神伤。《处处金枝》聚合了先锋艺术家周海洋叛逆而有激情、理想而又落魄、敏感而执着、孤独而多情的人生片段,穿插了其好友中国知名画家“挪威粒子”蒋高凡于肺癌晚期跳楼自杀的事件,更有对1980这个数字情有独钟且拥有隐秘身世不肯示人的豪姐,艺术的理想抑或艺术的卖场,生活的想象抑或生活的真相,圆明园、宋庄、星月湾1980。尊严、品格,有时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一文不值。每一个艺术符号的背后,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线索等待解密。当真相浮出水面,一半是海水,一半是火焰,正应了小说中的一句话:“京城名利圈就如同一个吸力巨大的黑洞,往往只有真正有质量的粒子才有可能逃逸出来。”

世上有一种恶,就是要一个人去做完美的受害者。《不凡之镜》中,一部半新半旧的马自达,揭开了城市小市民于欲望化空间里的时代病症。不同于一般家庭的稀饭咸菜,粉妆玉琢的葛不凡的早餐是红烧肉。他重点大学毕业后顺利留在省城,但结婚后也未挣来一台象征成功和荣耀的小车子,而当年的小跟班,如今的律师孙小藤,已是三教九流无所不能的人物,遇事遇人自来熟的环子,与丈夫段伟开公司做房地产挣到上亿家产,还有靠公车租赁成为暴发户的黑脸,也俨然是世俗的成功形象。葛不凡与母亲的关系问题,是他人生中巨大的喜马拉雅山风口。与高雅优美的母亲相比,继父更像一株霉烂的禾穗,葛不凡的人生也不过是一个四下透风的破房子,空虚黯淡,颓败荒凉,其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。造化弄人的时代,谁都需要缓口气儿。武汉疫情的暴发引发了葛不凡心中的精神地震。他毅然决然地以个人名义,组织向武汉捐赠蔬菜,世界的弃子,终于成为活子。于是,吼唱“鸡腿塞住大嘴巴”的岳父的隐秘情事,胆小如鼠的老处长在同一间房子里黯淡耗尽一生的情形,渐次淡出,一切渐行渐远,伴随着寻根之旅上的世俗尘埃。

生活像个陀螺,一刻不停地旋转。会跳扇子舞,忙得像个陀螺的丘艳芳,竟然出现在斗狗场,与一个叫丁保钩的人不期而遇。《女病图》为读者缓缓讲述了一个关乎爱情的温情脉脉的“瞒和骗”的寻常故事。已嫁过两个男人的丘艳芳,交谊舞、扭秧歌、扇子舞,无所不能。她拉拢起一帮不幸的女人,组成“女团”,有被丈夫嫌弃的娘家卖豆腐的女人朱小媛,有名声不好有着难堪过往的大学副教授兰沫女士。几个女人赤膊上阵,上演了一出出斗智斗勇的人生大戏。做戏何如看戏好,下场更比上场难。幕布徐徐降下之时,丘艳芳蓦然发觉,自己整天为别人解忧解难,而自己准备以身相许的“机关干部”丁保钩竟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此时此刻,小说中“啦啦啦……粉红的扇子飞舞,啦啦啦……想和你一起漫步”更像是飘在城市上空的一种善意的嘲讽。

一个日渐衰朽的老人,需要的是生命的热闹。《大陶然》聚焦陶然小区的鳏夫狄肇魁和寡妇怀醉娘,演绎了一出啼笑皆非的人间悲喜剧。狄肇魁和怀醉娘相约到体验馆体验锂辉石床垫,怀醉娘翻爬护栏受伤住院,出院后住在狄肇魁家中,由此引发出一系列家长里短的悲喜故事。压铸厂头一号冤大头,任人欺侮的窝囊废,倒霉催的家伙,这些称号集于狄肇魁一身。狄肇魁不顾女儿卫庆的反对和谩骂,为照顾接进自己家里的沉脸噘嘴的怀醉娘,开始了熬骨头汤、买豆浆油条的生活,周旋于怀醉娘及其子女之间,最终上演了一出“周瑜打黄盖——一个愿打一个愿挨”的黄昏恋情的传统剧目。曲终奏雅之时,狄肇魁骑坐在马路中间护栏上空手打镲的形象,更像是这个世俗世界和混沌人生的无声的注解。也许,苍茫无际的世界里,两只小镲才是他的挚爱。

时光的流逝,丰润的少年,转瞬间已成老朽。多年前的爱恨情仇,摇摇欲坠,像一栋破旧颓败的老屋,掀开了蒙蔽生活的幕布一角,隐藏着多少未知的爱恨情仇?《神马飞来》裹挟着怀旧的气息扑面而来,北洋大戏院、大观园照相馆、中山公园、黑虎泉、省府东街、芙蓉街、东花墙子街,火车站绿顶钟表楼宏阔的钟声,二环西路外的大庙屯集市柿子丰收时的满地金黄……嫁给留洋博士毕守鹤的毕老太、铁路局退休职工冯聿宝、冯老太朱桂贞三人之间的爱恨痴怨,跨越几十年却悬而不解。一起莫名其妙的车祸之后,冯聿宝绝食自残以求速死,生死弥留之际,一篇新闻报道,揭开了这个尘封已久的秘密,毕老太探望冯聿宝遭拒,与冯老太相向而跪,斯情斯景,令人心颤。一段情缘往事,几度人事秋凉。各家子女的争吵,凸显出老年人孤立无援的生存窘境。盛年不再,青春可堪回首,火车犹如神马,一匹枣红色的神马,永远跃动于诗梦之中。

平凡之所,有不凡之镜。有为之年,写有味之书。作为新世纪“文学鲁军”的领军人物,当代作家王方晨沉浸于生活深处,生活与写作同构,探幽逐微,积健为雄。此次推出五部中篇合集,实现了从“山野间的先锋”到“城市中的写手”的整体性观照的跨越。串珠缀玉,描摹人间赤橙红绿青蓝紫。仰观俯视,呈现俗世柴米油盐酱醋茶。日揣夜摩,还原人性喜怒哀惧爱恶欲,系人间大爱于底层民间,求返璞归真于人性人心,沉入文本。有往事的喟叹、有秘密的心结、有俗世的尘嚣、有孤独的探求。走进现实,作家王方晨于艺术的厨房,积数十年文学之功,以温热密实之灶,蒸煮侵烧,于习焉不察的生活本相菜单之上,升腾起了不一样的人间烟火。

人类曾经认真思考过世界上是否存在另一个自己的问题吗?无论是克隆还是同卵双胞胎,都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个体,而非对单一对象的全盘复制。而一众时间穿越的故事,更是无稽之谈。似乎在人类世界,我们永远都遇不到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备份,这样的模拟,是否真的只是梦中泡影呢?

“予谓女梦,亦梦也。”在开始叙述《异常》的故事之前,作者艾尔维·勒泰利耶引用庄子的这句话,表明了自己与读者同样的梦中人的立场。2021年3月,一架从巴黎飞往纽约的航班在穿越积雨云时遭遇了剧烈颠簸,所幸随后安全着陆。诡异的是,三个月后,同一架飞机载着相同的乘客再次穿过积雨云,在肯尼迪机场上空请求降落。通过这一情景的设置,勒泰利耶为我们模拟了一次对机组乘客的完全拷贝。

在勒泰利耶的描述中,宇宙像一台巨大的复印机,先被拿起的永远是复印件,随后原件才被捡出。然而,在原件出现前的三个月里,大难不死的乘客们并不知道真正的自己的存在,他们像从前一样生活,一样地做出选择。

三个月的时间可以发生太多事情,当六月的自己终于降落在麦奎尔空军基地,有的乘客感情破败,有的已经自杀身亡。而跳过了三个月生活的六月的自己,将与三月的自己共享相同的样貌、性格,甚至社会身份。作家在四月死去,却在六月突然继承了自己一炮而红的遗作;身患绝症的机长获得了选择另外一种治疗方式的机会;尼日利亚的说唱歌手打算和三月的他共同登台表演,而六月的杀手直截了当地枪杀了三月的自己。

勒泰利耶坦言,自己之所以创造了这么多角色,是为了拥有更多机会去尝试不同的风格。小说中充满了科幻、恐怖、言情等多种创作元素,这不仅是对当今越来越严重的文化趋同的映射,更是为我们展现了普通人在面对着另一个自己时的诸多可能。身兼小说家与数学家的双重身份,勒泰利耶的创作不断体现着数学的特质,即无限的变化和可能性。

通过不同身份、不同性格的人与另一个自己碰撞出的火花,勒泰利耶想要完成的同样是一种模拟,在这个过程中,“无论是否被模拟,人们都活着,都有感觉,都会爱,都会痛苦,都会创造,都将在模拟中死去,留下一点点痕迹”,勒泰利耶正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结论来告诉人们,身份如何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每一种境况下的自己都正在拥有自己的人生。

《异常》荣膺法国最具盛名的龚古尔文学奖,作为乌力波文学组织的现任主席,勒泰利耶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:“我们从来不会期待像龚古尔文学奖这样的奖项。首先我们不是为了获奖而写作,其次我们也无法想象会获得这项殊荣。”

《异常》贯彻了乌力波文学组织一直以来的创作理念,即在自我设置的特定的束缚下完成文学创作,例如乔治·佩雷克的《消失》全篇不出现“字母e”,又如雷蒙·格诺用排列组合的方式创作《一百万首诗》,《异常》中则是充满了与这些乌力波前辈们作品的互文。无论文学组织成员自己如何认为,赢得龚古尔都是乌力波的大获全胜。

乌力波直译为“潜在文学工坊”,旨在通过给创作加上各种各样的限制来挖掘文本之外的潜在可能。在乌力波的创作中,语言已经不再是工具,更是研究的对象本身。乌力波的作家们更像是数学家,而不是单纯的作家。他们的文学创作有着浓郁的后现代主义风格,解构传统的故事内核与内心意义,更注重文本本身,而往往缺少完整的小说情节。

在乌力波文学组织创立的20世纪60年代,这群作家旗帜鲜明地采用了反文学的创作方式,但作为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,过分注重写作技巧,往往造成文学功能的缺失与局限,不能很好地体现作品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,乌力波文学只有直面困扰人类社会的潜在危机,才能在数学之美上开出哲学之花。

在这一方面上,勒泰利耶的《异常》无疑是乌力波文学的一大突破,小说通过巧妙的故事背景设置,抛出了一个十分具有思考意义的现实问题,意在探索现实世界遭遇危机时发生的人性的动荡,其严肃的创作宗旨所具有的人文关怀和前沿人文问题把握,是一些内容怪诞的实验主义先锋小说完全无法企及的。故事的每一章用不同的行文风格进行写作,其实同样是对人类社会所面对的困境的一种模拟。局部战争,暴力事件,伦理问题,贫富差距;人们素质低下,狂妄自大,同一阶层内部的人群更是分裂对立,缺乏共识,难以形成统一的声音。如此阴郁的氛围之下,我们还拥有未来吗?

现实中层出不穷的矛盾冲突让人们觉得,世界局势紧张恐怖,人类社会前途堪忧,作者在影射之后,将这一问题提升到了别样的高度。

叙事之外,作家不但通过书中人物的口吻阐发了他对当前政治、生态、科技、社会的看法,更借由写作发出终极疑问:究竟什么才是人类的生存本质?

针对这一问题,作者在书中留下了疯狂的设想:“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充满幻觉的时代,每个世纪不过是大型计算机处理器中的千分之一秒?死亡到底是什么?一行代码上简单的‘结束’二字?抑或是其他?”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宇宙是真实世界的其中一份拷贝,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只是虚拟的相机底片中微不可查的一道数据流,我们所见的真实只不过是柏拉图的洞穴中人偶跳动的影子?抑或者我们认为沉浸在周遭世界所组成的梦境中,实则我们才是某只蝴蝶梦中轻盈的幻象?

小说中杜撰出来的每个角色与自己的复杂关系,实际上真正意图探究的是人际关系,作者从个体的角度刻画人与自我、人与他人的纠葛,同时引申到人类群像,即描绘人类与身处环境,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。这本创作于人类世界面对疫情威胁之际的小说,也许正可以让我们思考,当“异常”发生后,如何面对自己、面对他人和世界。

小说背后蕴含的,是后疫情时代人类对天下一家愿景的重新探索,就算一切都是虚妄,在已经过去的嘈杂昨日与充满未知的美好今天,我们都选择继续前行。重要的不是我们如何存在,而是在我们存在的当下,我们的心中都充满着美好的愿望,以自己的方式生活。

真实与虚幻之间的另一种自我

□ 王雨琛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曲鹏 美编:颜莉